

“术术轩”主人陈志锐： 人与书“气味相投”

陈志锐在他的“术术轩”里谈与书的结缘。在台湾读大学的一个酷暑，陈志锐读完了白先勇所有的作品，他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也有了白先勇的味道；他喜欢《红楼梦》，但更喜欢受它影响的那些人，比如张爱玲、白先勇、朱天心、朱天文……

作家枕边书

贺倩茹 / 报道
heqianru@sph.com.sg
邱启聪 / 摄影

一窥作家心目中最爱的书，道出阅读与人生的关系，阅读与写作的关系。

这是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，推门便见窗明几净，窗外是一片茂盛的树林。房间里四面墙的三面都堆满了书，有窗的一面放着与办公室主人有关的著作，窗的对面是带玻璃门的书架，里面放着珍藏的古书旧书，一整套鲁迅全集，以及其他的收藏书目。进门的左手边则是日常翻看的书籍，涉及领域丰富，包括文学、书法与绘画。而不被书本所占据的墙面则挂满了书法和绘画作品，靠门处挂着的是一幅毛笔字，上书“术术轩”三字，一术为“艺术”，一术为“学术”，便是这间办公室的名字。

这是本地诗人陈志锐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（NIE）的办公室，他是诗人、作家，也是博士、学者、教授。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新加坡华文教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，但他对艺术的热爱不在学术之下，在诗歌、散文、书法和绘画等领域都颇有建树。

陈志锐的文学之路（特别是诗歌）启蒙于立化中学二年级，“当时我有一位老师，李白杨，毕业于台湾大学，她会把一些比较现代自由的风气带入我们的课堂。比如在黑板上抄写一些她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句子，或者诗歌和新谣，跟我们分析或分享。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，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”

后来，陈志锐到台湾师范大学读书。大学一年级的假期，他没有回新加坡，而是留在台北，在没有空调的宿舍度过了一个夏天。他说：“我中学时就已经读过白先勇了，但当我在台北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更能够进入《台北



“术术轩”是陈志锐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书房，密密匝匝的书占据着小小的一间房。

人》的那种境界。”因此在这个酷热的暑假，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任务，就是看完白先勇所有的作品。“读完之后，我再写小说，我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有了白先勇的味道，我叙述描写的节奏、方式和口吻突然就不一样了。我认为这是我写作水平的一次跳跃。”

陈志锐认为阅读与写作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，“必须要有足够的阅读，才能够有好的写作。否则，你不知道别人写得再好，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写得最好的人，那太可笑了。你阅读的品味、深度、高度都会影响你后来写作的深度与高度。”

读知性学者的长篇小说

近几年，虽然写诗歌较多，但陈志锐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写一部长篇小说。带着目的性，最近他看了特别多的长篇小说。他“想看一个比较知性的学者怎么样去写长篇小说”，便去读了龙应台的《大武山下》；看如何讲好华人故事，又去读了黎紫书的《流俗地》，还有龚万辉《人工少女》等等。

陈志锐的藏书很多，他时不时会整理自己的书房，清理掉一部分，给剩下的书籍一些呼吸的空间，但这些书仍然密密匝匝占据着书架的空间。大部分书目他都仔仔细细地读过，有的甚至还反复做了眉批。

他最喜欢阅读的作品并不是什么名垂青史的世界名著，而是更贴近自己生活的作品。他年轻

时喜欢看鹿桥的《未央歌》，惊叹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爱情、亲情和友情。他会一直读村上春树，“觉得他的书很贴近我们现在的节奏，城市的生活。而且我非常喜欢日本文学里面的某一种情愫。”

被杨牧的诗意激发

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杨牧，他评价杨牧“作为一个学者，他追求的那种幽微的理性的宇宙，我觉得很迷人。你不一定完全看得懂，可是你看到他在幽微的哲理宇宙中运作出这种文字，你就会想，我可以怎样来写呢？”因此，杨牧过世后出版的诗集《微尘》他看了很多次，几乎每一面都写上了被杨牧的诗意激发出来的诗句。

他提到的最“大”的作品是《红楼梦》，“虽然我觉得我跟《红楼梦》气味其实没有那么相投，但是曹雪芹太厉害了，他写情，写人，对社会的以小见大，他的技巧，他的文

字什么都厉害。”但他之所以把《红楼梦》放进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里，是因为“《红楼梦》影响了很多，那些人我都喜欢，比如张爱玲、白先勇、朱天心、朱天文。实际上我更喜欢它后面影响的这些人，但我还是应该要回到他们的源头去看看。”

“气味相投”是陈志锐选择阅读书目的一个标准，如果还没有找到与自己“气味相投”的作者，陈志锐的建议是“在一个选集里面去看很多不同的作家作品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作者再去买这些作者的书来看。但是需要选好的选集，比如台湾的《九歌年度文选》，新加坡每年出版的《文字现象》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读本《赤道形声》。如果面对的作品选太多，可以找作家主编的文集，作家本来就有了一定的文学品味，他们编选出来的集子一般不会太差。”



陈志锐阅读过很多次《微尘》，几乎每一面都写上了被书中诗意激发出来的诗句。